

日本作戰力

中國經濟研究會編輯

中國經濟研究會叢書
商務印書館發行

日本作戰力

中國經濟研究編輯

中國經濟研究叢書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初版

◆(36524.2)

中國國民經濟
研究所叢書
日本作戰力一冊

When Japan Goes to War

每冊實價國幣壹元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O. Tani
E. Yohan

譯述者
張肖梅

編輯者
中國國民經濟研究所
上海霞飛路一九六〇號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有密

譯者序

去年杪，英國 Freda Uiley 有泥足之日本 (Japan's Feet of Clay) 之編著，本所鑒於日本慾壑之難填，而實行大陸政策之積極；爰本知己知彼之義，掇擷全書之精髓，譯載第一卷第三、四期中外經濟拔萃月刊，藉以暴露日本國力之真相，而供國人之研討。今也，日人北侵我平津，南犯我淞滬，竭陸海空之力以肆其橫暴，我國爲謀國家之生存，已決起而抵抗。應戰以來，敵人始終未能遂其所欲。彼謂我國軍械陳舊，難禦強寇者，至此已足證其言之無據；而日本作戰實力之檢察，尤覺必要焉！

蘇聯 O. Tanin 及 E. Yohan 合著日本作戰力 (When Japan Goes to War) 一書，出版於倫敦。以對蘇作戰爲對象，而以世界大戰之經驗，詳細估計其人與物之實力。當斯時也，極可假以爲我國之參考。而能洞悉日本國力之空虛，實足鼓勵我全民之勇氣，其有助於我國抗戰力量者，夫豈淺尠也哉！

本書大部由本所同仁朱覺方張賢佐兩君譯成，而由肖梅詳爲檢閱。其中有若干人名、地名及工廠名稱，因原本係由日文譯出，字音或有出入，以致無法譯爲中文；當曾提出請益專家，除一部業經改正外，尙有一部始終未悉究竟，故不得已而仍用英文原文，幸尙無關宏旨也。

且本書原可早日出版；不期甫經付印，而突有八二三之變，商務印書館寶山路工廠，頓受敵人之控制。嗣經該

館設法重排，以致遷延至今，始得與讀者相見，實所引以爲憾者耳！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八月杪張肖梅識於中國國民經濟研究所

作者自序

大戰之中，日本究能支持幾時！一年，兩年，抑三年乎？

大戰之下，日本將至何時而達其一切經濟能力之極限乎？

爲戰爭犧牲而疲竭之後，日本民衆將待何時而揭竿反抗統治階級之投機政策，羣起革命乎？

或冀於本書中發抉此等問題之預言答覆，則渺不可得；蓋從事於此等預言者，不免以主觀之見解，取代科學之分析，殊非作者所願也。作者深悉準確計算之困難，雖戰時運用之純粹經濟動力，亦難精確估論；況更知戰爭之進行，經濟動力可因物質而改變，嘗聞世界大戰之際，法國鑛工之生產能力，曾爲凡爾登戰役而有極大變動；抑無論社會或自然科學，均不能確定飢民所能忍耐之程度，於此則組織人民抵抗力之能力，以及現政體瓦解之程度等主觀因素，極關重要矣；至最後決定一國軍力之可能限度者，原爲社會階級之功能也。

然所能大致分析者，爲大戰中各主要經濟動力運用之趨勢，若一九一四——一八年世界大戰之經驗，日本經濟之研究，作戰技術現階級之分析，在有充分之資料，可爲研究之發端。

或問此項研究亦有必要乎？則應之曰：然。

蓋日本已公開而積極作大戰之準備；然日本人民，全無大戰之經驗，大部不能澈底了解戰爭之意義，或明瞭

戰爭將予國家之犧牲。即歐洲各國，亦莫知大戰之將如何影響於日本。

讀關東軍總務處發音器之半官式日本報紙哈爾濱新聞之近訊，遂可知日帝國主義侵略派計劃之性質，其文曰：

「對俄政策，須建於『亞洲人之亞洲』口號上。蓋俄人在亞洲之地位，不足掛齒，吾人切實否認彼紅俄有何經濟及政治之文明，或其文明對此有任何之貢獻，苟世界組織之三大成分爲歐亞美，則所謂俄羅斯者，殆絕對無特有之價值，故吾人之政策，在逐紅俄於亞洲之外，肅清亞陸上之紅俄足跡。今某種人猶談西比利亞之獨立，又有人夢見遠東東三省之獨立，然西比利亞與此三省區域，人口稀少而地理偏僻，決無獨立之可能。當日本與亞洲閉關之時，光明方來自西方之際，亞洲或猶有需於俄人；但今者康莊大道已取替昔日崎嶇路徑，俄人遂爲贅疣之行李矣。苟一民族而無創造文明及進化之才能，則其前途惟有滅亡與崩潰。彼烏拉及阿爾泰山脈之東，亞洲之地也，乃日本文化膨脹之域也。在亞洲東北一隅，日本必須造成至尊無上之勢力，至少貝加爾湖以東，日本必須努力以經營，此爲日人目前之口號；而吾人對俄之政策，即樹立於此口號之上矣。」故日本之輿論，已爲反蘇戰爭之準備；但此僅爲整個日帝國主義大亞細亞政策籌備時期之完成，其整個計劃，爲太平洋海岸之一統霸治，當包括中國中亞細亞及南洋羣島在內。

日本國內，對於如此大戰所必有之全國極度犧牲，尙未完全明瞭，此在某種書中，非一般讀者所得閱者，日本作者亦嘗承認之。

一九三二年七月中，在日本經濟年報內有關於動員一文曰：

「日人以前對於戰爭之一般見解，迄今已澈底改變。日本之資本主義，向未有實在戰爭之經驗，前所經者，惟中日與日俄兩役，其物質規模較之世界大戰，實不可同日而語。然日本未來之戰爭，其範圍必不遜於一九一四——一八年間之西歐戰役。」

夫新式戰具——若航空、坦克、毒氣、高射礮、長射礮、無線電話、鐵甲車、機關鎗等——已澈底改變作戰方法。因有機關鎗之掃射，守禦遂極「強固」，「一二八」上海之役，可以爲證。故今之戰爭，極易成爲陣地戰爭，欲破對方之防禦，必須有飛機、坦克、毒瓦斯等現代戰具；而現代戰爭之特徵，當爲鎗械之易於損耗，彈殼之增加費用，更多數之參戰者（大隊軍隊與後方之嚴密動員），以及較長之期間。」

固亦有某種作者，對於未來戰爭擬作「閃電」式之描寫，杉山君即其一也。彼於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五日出版之外交時報中書曰：

「戰事開始時，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飭大隊飛機以攻敵人之空軍根據地，而毀壞其空軍；或出攻對方之京城及其他重要中心城市，而麻痺其活動，如此戰略，必將全部超勝敵方之軍事動員計劃；否則亦必壓潰其民氣。」

當然空中襲擊、化學戰爭、長射礮之深入後方，及機械力之進攻，將使將來戰略有更流動而更多之變化，所有攻擊，將較世界大戰時之地位戰爭更多毀損，自毋庸贅言。但經驗之所昭示，每種進攻之方法，必有相應之守勢相

抗禦；故現代戰爭之技術，未必保證敏捷之交戰足決勝負；而潛伏之經濟能力，亦未必有表顯之時間；反之，爲應現代戰爭之需要，其壓搾現存之經濟能力及政治機構，必至極度。且此等努力之須維持幾時，人皆莫能預言；故對其國中一般經濟能力，經濟、政治之支持能力，國民經濟準戰流動性之問題，以及戰時經濟政治情形下所產生之階級衝突等等，皆不能不注意及之。

邇來日本軍部首腦之討論此事者較多，不徒自其國家經濟準備程度之觀點而言；並亦自其社會階級結構之立場而論，彼一九三四年秋日本軍部發行之著名小冊中作者之言，當非無的而發，其文曰：

「若僅少數人得享經濟財富，尤其非勞力所得；而大部人民深受貧乏之苦，對照之下，於是階級抗爭生焉。此問題之造成，良非一般國家政策——尤其國防政策之所能忽視者。」

乃日本軍人，但以「組織上及經濟之刺戟，與夫根基於道德原則，及足以包含帝國理想之經濟制度建設」（軍部小冊子）之宣傳論調，以期掩蔽社會結構中之基本矛盾，而在大戰情形下心更將極度強化者。在本書下文中，可以見大戰中日本國內行將對抗之問題，而可以評定戰爭之情形，其將助同抑制民衆於煽動派軍人之勢力下與否也。

吾人之目的，不在決定日本大戰中經濟或社會階級支持能力之限度，已如上述；但由事實之客觀分析，可達若干結論。此等結論，或非新奇之說；惟證實之後，方足明瞭其重要之所在，其結論曰：

「大戰中日本必須奮竭其全力，在此情形之下，不徒將犧牲數百萬生命；抑將招致經濟之崩潰，令大部

人民陷於飢饉絕境，將使國內階級鬭爭極度強化，當爲必然之結果。」

但縱令判定其大部人民由飢饉而滅亡；而日本亦未能聚集大戰所必需之資源，必將被迫而入於財政之約束，馴至喪失其國家之獨立。

且彼願投資於日本軍事冒險事業者，不久必深自省悟，彼等之舉動，不但爲鼓勵及養成其自身之將來敵人；且日本所需之資源，將遠超於其償付之能力也。

作者

目次

引言

一 對俄戰爭——日本帝國主義完成大亞細亞計劃之前提	一
二 帝國主義之日本與蘇屬遠東之財富	一六
三 抑制日本資產階級反蘇活動之各種因素	二四
四 日軍閥關於反蘇戰爭準戰速率之觀點	三五
五 反蘇戰爭之目標及性質	四四

第一章 日本作戰一年之需要 五三

一 日軍實力之估計	五三
二 軍隊物質之需要	六六
三 戰費	七九
四 原料需要	九〇

第二章 日本國民經濟之軍事組織……………九七

- 一 有利於日本國民經濟軍事統制之因素……………九八
- 二 有礙於日本國民經濟軍事統制之因素……………一六
- 三 實業軍事統制之現狀……………二三
- 四 全國總動員之準備……………三八

第三章 日本工業之戰時生產及其主要戰用原料品……………一五七

- 一 一九三一——三三年日本工業之擴展……………一五七
- 二 日本工業對於各種軍械之產量……………一二二
- 三 日本戰事工業之冶金基礎……………一九一
- 四 日本之燃料及力之資源……………一九七
- 五 食糧資源……………一九九
- 六 軍械及原料缺乏之總結……………二〇三

第四章 大戰中日本之經濟措施……………二〇七

- 一 國內經濟可供作戰之資源……………二〇七
- 二 日本國民所得之支出之部份……………二二〇

三	由國民所得提出之戰費·····	一二二
四	殖民地國民所得之動員·····	一二四
五	戰費又一來源之滿洲·····	一二五
六	管理戰時財政之制度·····	一二六
七	經濟措施之限度·····	一三〇
八	金基金問題·····	一三三
第五章	結論·····	一三九

日本作戰力

引言

一 對俄戰爭——日本帝國主義完成大亞細亞計劃之前提

日本侵略之程序——在殖民地性質之亞洲全部建立日本之一統霸治——常以「亞洲人之亞洲」、「大亞細亞」、「保持亞洲和平之日本神聖責任」等爲標榜，已非祕密。此項計劃，曾經坦直陳說，不但形諸日本新聞記者之楮墨，且見於政府大組之文件：若一九二七年田中男爵之備忘錄，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日日政府之宣言，均實地要求在中國建立日本保護國。一九三四年十月，日軍部發行局刊行之小冊子，復將田中之計劃，作更詳細之臚列。

在過去數年中，帝國主義之日本，對於此項計劃之進行，頗爲積極。雖成績較差，但意志則極堅決，若北方滿洲之佔領，軍隊之東進於蒙古境界（熱河察哈爾），南向建立「中立區」以威脅北平，一九三二年春武力進佔上海之企圖，及臺灣銀行在福建省之活動，在在均足暴露其意向。

日本對於中國之計劃，已由武力而完成，在其他亞洲區域，雖猶未達施用武力時期；但爲伸展其未來奮闘之勢力，則已創造成功矣。

爲求此等目標之實現，各種方法，應有盡有：若一九三三年松岡與荷政府磋商在新幾內亞建設日本航空根據地，與葡萄牙商買澳門及的摩爾島，並在婆羅洲拓展日本油田及橡皮租讓地，又遣調查團至阿富汗，隨之日本教官被聘爲阿富汗軍校教練等舉，方法雖異，目標則一。此外則遣嫁貴族女於阿比西尼亞王子，而得設備阿國飛機場及棉花租借地；並按同樣計劃，在埃及、敘利亞、巴拉斯丁及漢志等處招請青年阿刺伯子弟官費至日本求學，日本幫同起草伊拉克之實業計劃，在也門及土耳其設立若干新商業代理處及公司；於是日本之根據地及勢力，遂引伸而迫近蘇彝士及巴庫。

最有利益者，厥爲數千萬圓日貨之傾銷於此等殖民地市場，既有商業之盈利可得，復可藉以創造日本軍事政治勢力之根基。此方之進行，顯然可見，以至最不願披露日本軍事政治計劃之德國作家，亦聲言曰：

「日本之貿易，乃物質及重要政治之因素，其目的至爲明晰，要爲針對英國——以英帝國之亞洲部份爲主——及蘇俄耳！英國必被按步擠出於亞洲殖民地及其附庸之外；而蘇聯接壤之各國境內，必至有計劃之建設日本根據地。」（註）

（註）Captain Wagner, "Der Politische Charakter des Japanischen Handels," Deutsche Wehr, Sept. 20,

外國文字中，亦迭見提及日本在南美及中美各共和國之活動，均於商業交易掩護之下，作日本潛水艇根據地之建設，以爲對抗巴拿馬運河之準備。

當日本帝國主義之觸角伸展至於俄屬遠東、蒙古、人民共和國、中亞細亞之蘇聯共和國、巴庫、巴拿馬運河、夏威夷、新加坡及蘇彝士等處，而日本國內、滿洲及代管島中，均急切備戰。若日本本部及高麗之狂熱擴展軍需工業，創造軍備，日本軍隊之添備現代戰具，海陸軍之實施建設補充程序，大量屯積軍器及軍需原料，及滿洲之建設軍事鐵道、堆棧、營房、飛機場，千島羣島及代管島嶼上之建築航空及潛水艇根據地，無一非準戰中之重要表現也。

日政府之推進此項計劃，殆無所不用其極，在短時期間，由特別公債之發行，國債自四十五億增至七十億圓，國家財政，致瀕破產；與國內統治階級中重要份子發生衝突之危險，亦所不恤，觀乎移交滿洲全權於軍部代表時之激烈爭執，可見一斑；且甘冒與各國衝突及永久失和之大不韙，觀乎購買中東鐵路時之日本地位、滿洲及日本之施行煤油獨占，以及倫敦海軍會議預備會之破裂，事實均極彰明。蓋無論國內國外政策，統治者之軍閥黨系，對於準備事項之阻礙，決不甘作任何讓步。彼擬利用炸彈及手鎗，以準備重分世界；而握持亞洲大陸之富源，不但須消滅中國之舊好（若張學良及何應欽之遭遇可證），並於日本資產階級之代表，亦深染缺乏愛國心之嫌疑，此卽原、濱口、犬養毅、團、井上、武藤等在軍閥掌握下所遭命運之所由也。

爲求建樹統治亞洲之獨占權，日帝國主義不恤與英美作海軍軍備之破國競爭。在最近之官冊中，日軍部曰：「爲欲完成保持東亞和平之重大責任，日本必須有足以擊破任何試爲阻遏者之強大海軍軍力。」雖此軍部之

宣言，外交界嗣即否認；但其爲表面之掩飾，反欲蓋而彌彰，廣田在日本議會預算委員會中，聲言政府擬提議劃太平洋爲若干勢力範圍，並太平洋之東部水道，包括所有中國之進路，全部移交日本，實與軍部之宣言初無二致也。
(註一)此等計劃，且非空泛之幻想，即英國權要之輩，亦慎重討論與日本在中國自由行動之程序，而預備英國之退步，直至於香港。(註二)

(註一)去年日本有無數書籍，討論操縱太平洋武力鬭爭之必然性，吾人可舉九崎孝行之未來之海軍會議及日英美之海軍，有岡田與內田爲之序，石瓦之太平洋中紛爭之頂點，平田信作之在一九三六年名下，海軍中將杉山之日本與一九三五年之海軍會議及英日戰爭之必然性等爲例。

(註二)例如國際協會(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中克利克蘭教授(Prof. Gregory)發表之演辭文中，遂作如是見解；惟施末次將軍(Gen. Smuts)之著名演講及陸提安爵士(Lord Lothian)發表於倫敦 Observer報上之論文，則均作反對之論。此次爭議，令人憶及一九三二年春上海事變時之前例——似範圍較小——當時工商界代表，多公開作反日之言論；而英國之海軍，則反作保持太平洋上日本友誼之主張。

「亞洲人之亞洲」之口號，在目前已漸成事實。彼黷武者發爲日本霸治亞洲之戰號，故在今日之下，日本方精確規劃其侵略之目標，及確定所以達此目標之戰爭性質，固不足爲奇也。

但有須聲言者，則若干方面，尙未能全盤明瞭日本軍事冒險及其雄心之重要性。最普遍之錯誤，爲列強以爲擁有充分之資源，可以指揮日本之侵略，專對蘇聯單獨出發；而彼等必能保持亞洲之地位；甚且當日本實力方從